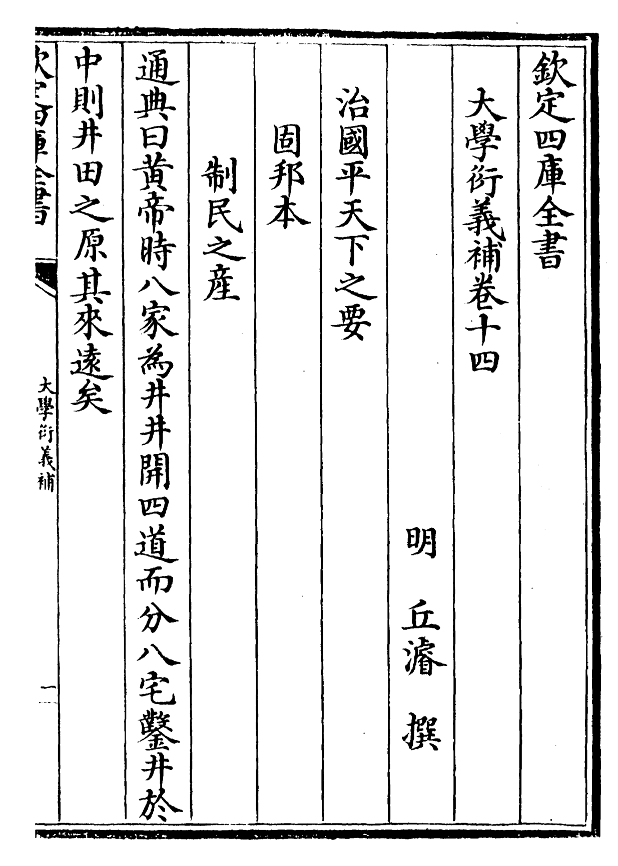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黄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兾州土白壤無塊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墳色黑而墳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墳土脉墳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黏曰埴墳田上中第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溼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塗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黄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蔡沈曰夏氏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五地所宜之物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賦法不責

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為民而已

舜典帝曰棄（稷之名）黎民阻飢汝后稷（主穀之官）播（佈也）時百穀

穀一作種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飢焉先儒謂唐虞之時豈有阻飢之事

然尚憂之此所以為唐虞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九穀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豆也二曰園圃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無水之地牧有畜之地養畜也蕃盛也鳥獸五曰百工興事造業之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折六曰商行貨賈坐貨阜盛也通貨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七曰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絲枲之巳繅者麻之未緝者八曰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也九曰

閒民無常職八職有常此獨無常轉移執事若今傭雇為工作者

程顥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遊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葉時曰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

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材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閒民以轉移執事蓋民有常產者有常心先王制

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渙也

臣按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

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為三農則為園圃不為虞衡則為藪牧否則為百工為商賈為嬪婦為臣妾皆有常職以為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閒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

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為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為養沒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刼掠民安則國安矣

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畝半為宅田百晦各受田百畝以為世業萊五十晦謂田之休不耕者

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別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為生産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則有衣食之資用度之費仰事俯育之不缺禮節患難之有備由是而給公家之征求應公家之傜役皆有其恒矣禮義於是乎生教化於是乎行風俗於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時皆設

官以頒其職事經其土地辨其田里無非為是三者而已後世聽民自為而官未嘗一問及焉能不擾之足矣況為之經制如此其詳哉明主有志於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復井田但能留意於斯民而稍為之制凡有徵求營造不至妨害於斯三者則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

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别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盡鹵也鹹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養也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告齊王數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

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内一百畝

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内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臣按此章朱熹謂此制民之産之法而盡法制品節之詳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為用不足

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抑斯言也孟子兩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齊宣王趙岐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蓋天立君以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則王政之本於是乎立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於事功詳於法制而於制民之產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後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豈不以是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無恒產恒產可常生之業也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

哉此言無常產而無常心

朱熹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禮義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時明君制民之產必有宅以居之所謂五畝之宅是也有田以養之所謂百畝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為一定之制授之以為恒久之業使之稼穡樹藝牧畜其中以為仰事俯

育之資樂歲得遂其飽煖之願凶歲免至於流亡之苦是則先王所以制產之意也自秦漢以來田不井授民之產業上不復制聽其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誠能惜民之力愛民之財恤民之患體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豐年凶歲之皆足所謂發政施仁之本夫豈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禄

可不勞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數語者非但可以處置井地則凡天下之政施於民者皆當視此為準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横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田間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爲開建之開惟朱熹則以爲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所在皆爲庶人所擅有貲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兹法之行說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嗚呼為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

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歲數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

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臣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

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過制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

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分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寛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

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

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

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

立為一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

否敢以為獻惟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雖以漢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宫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收租賦況本民田而肯

奪以為己有而又以之賜親暱權倖之臣者哉

宋太宗時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高仰者蒔之盖旱稻

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溼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況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

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倣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

加以官賞

林勲上政本書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税

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

臣按勲此書朱熹吕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觔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以上田産

虞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也深也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畆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仭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大小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畆間必有遂十夫有溝十夫千畆之田百夫有洫百夫萬畆之田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畆之

田萬夫有川萬夫百萬畝之田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下地水澤之地也以瀦畜水瀦積也積水為陂塘也以防止水增之隄防以溝蕩水引水播蕩以遂均水均布溝水以列舍水列者勝其町畦水可止舍以澮寫水水有餘則瀉之於澮

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識所從出也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

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陳傅良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𤰝𤰝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𤰝一夫三百𤰝𤰝從則遂横遂横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横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王貽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滛液之而無所决以其因地勢故也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二言盡之矣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朱熹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又曰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

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輙有害稼之若農夫終歲勤若盻盻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于大溝

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廵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隄高一二丈

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留二丈許空地以容許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

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名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乾則有蓄水之所霪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

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隳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漑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為國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興脩水利以為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擢之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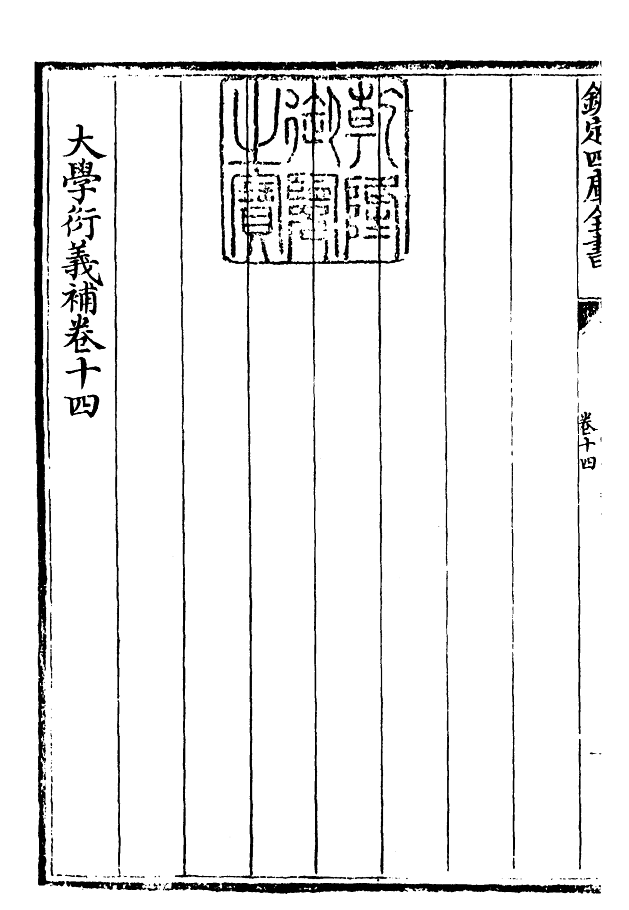
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則利於旱歲遇有霖潦則又

或至於淹沒焉是其利害亦略相當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勢順其宜行其所無事使其旱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爲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焉甚而委鄰爲壑利已損人决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起訟端以名不靖之愆也以上水利

以上論制民之産



大學衍義補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雋選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

朱熹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

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農農之所以耕者以時人君所以設為州牧以子養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曰食不可闕欲足其食農時不可違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為先而勉之以時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厄也）汝后稷播（布也）時百穀

臣按帝舜於咨四岳求奮事功熙帝載之後即首

命棄以仍其舊職而後繼之敷教明刑之官則農事在所重而當先可知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

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於無時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穡之艱難也備嘗其艱難之事而後居於逸樂之地則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穡為人上者烏可縱巳之欲以妨農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孔穎達曰就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臣按文王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然不謂養民而謂之田者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公劉以來咸以稼穡為事而文王尤專心田事即是以為養民之功也

周頌曰嗟嗟臣工（羣臣百官）敬爾在公（公家）王釐（賜也）爾成（成法）來咨來茹（度也）嗟嗟保介（農官之副）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三歲田）於皇（嘆美之辭）來牟（麥也）將受厥明（上帝之明賜也）明昭

上帝迄（至也）用康年（豐年也）命我衆人（甸徒）庤（具也）乃錢（銚也）鎛（鉏也）二者皆田器奄觀銍（穫禾短鎌）艾（穫也）

嚴粲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農官之詩凡命他官皆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者葢以農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開國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時其播時百穀之事具有成法羣臣百官容或有不盡知者故於戒飭之際

致其深嘆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辭俾其詳考夫

先王之成法以為三農之勸相既不可失其時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種以至于收穫無一不循其序凡舊田與夫新田無一不得其宜官則盡其勸相之功民則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嗚呼先王之世盡心於農事者如此秦漢以來豈復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歎辭）成王既昭（明也）

假格也爾田官也率時是也農夫播厥百穀駿大也發耕也爾私私田

終三十里萬夫之田方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兩人並耕

臣按我朝學士朱善謂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於農事也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穫所以命官以

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而已能勿擾之使其得以盡力南畝已爲幸矣況求其戒敕農官勸相農民勤勤懇懇如是夫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而移用其民謂比遂之民移用於彼遂也以救其時事謂如水潦暴至之類合力救之遂大夫正歲簡閱也稼器耒耜之類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舉民之賢者能者明其有功者農功之脩者則明之屬其地治者屬聚也地事之治者

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趨催促也。謂耕耘收斂之事，勤者賞之，怠者罰之。

酇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勸織事也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耦並耕也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秩謂多寡叙謂先後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行視而辨穜稑先種後熟穜，後種先熟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所宜種之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

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為其君告使

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甿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言以獻忠於上者惓惓以

稼穡為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參乘之人)保介(衣甲也)之御(御車也)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執耒而進謂之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東郊皆脩封疆(田之限域)審端徑術(術與遂通田間溝洫也)善相(視也)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謂之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進然後借民力以終之也古之天子非無人可耕也而必躬為之者豈專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為天下之農民師先爾天子既身為之師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脩其封疆以防其交爭審端

徑術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以相其地勢高下險易燥濕土地各有所宜五穀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皆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凖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則農民無所疑惑也吁以九重之上萬乘之尊猶且躬為之耕則夫閭閻小民豈有不興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色如鞠花之黄）于先帝（薦衣以祈蠶）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薄也）植（槌也）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者皆蠶具）四后妃

齊戒親東鄉去躬桑禁婦女毋觀使不得為容觀之飾省婦使戒省其他役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乃收繭稅以桑為均繭之多寡以葉為均齊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歲既單盡也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繅以為黼

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讀作緇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無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供宗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無可織之人也而必躬蠶以為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誠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將以其身為天下農夫蠶婦

之師先也由是畎畝之間閭閻之下聞其風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貴猶不廢耒耜機杼之業況吾儕小人乎夫然將見田里無不耕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人人有業家家務本自然無遊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給而人足盜息而訟簡民所以為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張栻以為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則又在乎朝廷之上宮闈之間其言深至切要所謂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誠非虛語也伏望

明主於燕閒之暇留神垂覽天下人民不勝大願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於中）日月底于天廟（營室）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災也）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農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祓除）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乃行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

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
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
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
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
曰徇行也農師一之先往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
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

畊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臣按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言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疏謂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芋終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師之徒也漢書註韋昭亦以借民力為言臣瓚謂帝躬耕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為稱籍謂蹈籍也顔師

古是瓚說引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為證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觀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夫以千畝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蹈籍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後迄于唐宋此禮不廢然耕籍田者必祀先農我列聖躬祀先農行籍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粢盛實所以重農事以勸相天下之民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九月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兹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為天下先

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藉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

非不勅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遊惰則為之者衆省繇役

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臣按鼂錯以此告于文帝欲其爲民開資財之道所以開之之要在於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人君誠貴五穀而賤金玉民知人君所貴在此則咸知所貴重矣九重之上誠躬行節儉而捐棄金玉切切焉勸農桑抑末作則天下之民咸趨於南畝而惟農之是務矣

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以僱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詔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以上論重民之事

固邦本

寛民之力

易兊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頤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

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臣按此兌卦之彖辭兌之義說也兌上為君兌下為民有君民相說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說服為本有事而欲與民趨之則思曰此民所說乎不說乎茍民心說也則先以趨之則民知上之勞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為勞矣有難而欲與民犯之則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體夫民之

心而同其欲必為天下而不為一家必為衆人而不為一已然後為之則民無不勸勉順從者矣

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曰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臣按此節卦之彖節之為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兑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無過取無泛用寧損已

而益人不厲民以適己則必不至於傷財不傷財則不至於害民矣

詩靈臺之一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興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靈臺將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然後為之是其所以為此臺者非專以適已蓋不得已不得不為者也故其雖用民力民反歡樂之若秦之阿房漢之長楊五柞則是勞民以奉已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則國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正卒之外皆為羡卒惟田與追胥竭作惟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羡卒皆作

臣按成周盛時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稱而其為役也適平

及其徒役之起又不過家用一人非田獵與追胥不至於並行也非若後世不復考其人之數不復量其人之産一切征發乃至於盡室而行焉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謂不征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師凡新甿（新徙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數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則征之遲而舍之早地遠而役少者則征之早而舍之遲非若後世役民往往勞近而寛遠政與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軫念畿甸之民無事之時常加寛恤蓋以有事之時必賴其用故也然不獨寛其國中之民而已凡國之中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勞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復除之與夫新甿

之治則無征役凶札之歲則無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

均人凡均力役之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凶謂饑荒札謂疾疫則無力政併與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所以爲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雖然萬古此疆界萬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誠能清心省事不窮奢而極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幾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蓋君以養民為職所以養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給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盡其力於私家而有以為仰事俯育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則君之職盡矣孔子作春秋於魯僖之作頖宫則不書復閟

宫則不書而於作南門則書之不徒書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辭以見頖宫閟宫乃魯國之舊制有以舉之則不可廢雖欲不修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為過若夫南門魯國舊所無也雖不作之亦無所加損何必勞民力以為此無益之事此聖人所以譏之歟

左傳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戍曰楚人必敗昔吴滅州來在昭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

令(謂城州來也)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戍之侍者)曰王施(施恩德)舍(舍逋負)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戍曰吾聞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音疲)死轉忘寢與息非撫之也

臣按沈尹戍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撫之所以撫之之道在乎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蓋用不節則必美衣食厚用度營宮室廣廟宇財費於內力疲於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生勞苦罷

困死亡轉徙而林林而生總總而處者皆不得樂其性而且為吾之寇讎矣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政事）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十六井是賦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於厚即所謂食壯者之食也事舉其中即所謂任老者之事也斂從其薄即所謂不厚斂於民也此三言者聖人雖為季孫發而以告冉有

後世人主行事以禮用民以寛要當以是為法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宫廟之類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按先儒謂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

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欲去者）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已來者）家期不從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

政焉如是則老耄者得以終其天年廢疾者得以全其身體居喪者盡送終之禮遷徙者無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張張弓弦也而不弛落弓弦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以荅之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絶如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必憊久弛而不張則體必

變如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必逸弓必有時而張如民必有時而勞弓必有時而弛如民必有時而息一於勞苦民將不堪雖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於逸樂則民將廢業則文王武王必不為此也然則果如之何而可曰不久張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義

子曰使民以時

朱熹曰時謂農隙之時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謂時為農隙之時至孟子不違農時章則又解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臣竊以謂歲時有早晚氣候有寒暑農事有劇易事體有緩急人君遇有興作必當順天之時量事之勢適民之願苟墮指裂肌之時爍石流金之候農務方殷飢寒切體而欲有所營為可乎所謂時者非但謂農時各隨時而量其可否可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王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已之私意廢前人之成功安石能為此言至其為相乃變祖宗之法何哉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臣按家語此章顏子謂舜不窮其民是以無佚民

由是推之則桀紂窮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危亡之禍也可知已後世人主其尚無以苛政虐刑以窮其民哉

漢高祖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二歲

宣帝地節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地節之詔即推廣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産子復勿事二歲豈非古

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豈不宜哉

以上論寛民之力

固邦本

卹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真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

為之

臣按帝舜然禹克艱之言而及於無告困窮者蓋人君以一人而為億兆人之父母要必億兆人皆得其所然後一人克盡其道君道厥惟艱哉是以人君欲盡克艱之道布德於有生之民非難而施惠於無告之民為難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舜不敢謂其必能而歸之於堯孔子謂堯舜以博施濟衆為病亦此意歟雖然人君富有四海苟惻然

興念則澤無不被矣夫豈難事而必謂帝堯然後時克哉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起其膏肓為難後世帝王有志於堯舜之治而思盡君道之難者發政施仁烏可後此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蔡沈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周給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堯克艱之道而以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為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無逸之實而以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為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艱其君而所其無逸者必先於發政施仁而所以發政施仁者必先於天民之無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朱熹曰亂世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

言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貧其富者雖不幸而孤獨鰥寡然猶有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獨鰥寡矣而又貧窶之絶焉生無以為生死無以為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於其中較其淺深而為之賙恤使之均得其所焉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

鄭玄曰天民之窮者有四曰鰥曰寡曰孤曰獨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賴父母以鞠之老者賴子孫以養之生有衣食之資死有葬祭之具則其生遂而不窮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實賴上之人爲之制産立法使之相生養相保愛而不相棄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齊命不能以皆偶其間不能無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無所依傷者焉非上之人弘保息之政舉振救之令則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盡其天年也哉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臣按大道之行謂唐虞之世也當是之時家給而人足老安而少懷烏有所謂無告廢疾者哉記禮者猶以此為言以見天下為公之世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則雖窮而無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養焉舉隆古之盛以示後世之法使凡有志於堯舜之治者皆當以堯舜之心為心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

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陳澔曰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廪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獨於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與夫無妻無夫者而謂之天民吁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養其身言不足以達其情則是生於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慇念者也人君於此四等窮人而加惠焉是

乃所以補助天之所不逮者也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氣之性具骨肉之軀其生也有所養其死也有所藏則人之始終畢矣苟死而暴露其骼胔必生而凍餒其身體者也仁人君子見之寧不惻然於心乎此三代盛時所以因時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無逸所謂文王懷保惠鮮之實也昔者明王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喪父老而喪子而無夫而

無妻焉故其發之於政施之於仁汲汲然以此四者為先惟恐後時而其人或阽於死亡而吾之恵不得以及之也

漢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苦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章帝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愛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臣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意觀文帝宣帝章帝茲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之顒顒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欵之中者有間也惟我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

可勝數朕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惠居存養使不失所噫聖祖特下此詔蓋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賜民年八十以上有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三斛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

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

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尋又改孤

老院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
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
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
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
養而不收養者杖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
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
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
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

衣糧依期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須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里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為今之計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

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産業有産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産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

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禄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

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繫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聖明降賜敕諭榜于通衢付其責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令後有匍匐悲

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櫕櫝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為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為令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聖祖於洪武

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喪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為義塚以為瘞藏之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敕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以上論恤民之窮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